

EVENKEZU WENXUE YANJIU

鄂温克族文学研究

赵延花 宝音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EWEŃKEZU WENXUE YANJIU

鄂温克族文学研究

赵延花 宝音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柴晨清

封面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温克族文学研究 / 赵延花 宝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759-0

I. ①鄂… II. ①赵… ②宝… III. ①鄂温克族—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9129号



鄂温克族文学研究

EWENKEZU WENXUE YANJIU

赵延花 宝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1/16 印张:20

字数:290千字

ISBN 978-7-01-012759-0 定价:4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绪 论.....	1
一、鄂温克族民族概况	1
二、鄂温克族文学概况	6
三、鄂温克族文学研究概况	11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	20

◀ 上 编 ▶

鄂温克族口头文学研究

第一章 鄂温克族神话的独特价值	25
一、鄂温克族神话的宇宙观——三分世界结构	26
二、鄂温克族神话中的女（母）性想象——女性柔情	32
三、鄂温克族神话的空间幻想	38
四、变幻化生与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	42
第二章 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的文化蕴涵及叙事表达	48
一、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的主要类别	48



二、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的文化蕴涵	49
三、鄂温克族民间传说与宗教信仰的互动	55
四、鄂温克族民间传说对民间信仰的叙事表达	59
五、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的“神话”思维	66
 第三章 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的形态	70
一、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的思想形态	70
二、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的经典类型和母题	80
三、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的时间叙事艺术	83
四、鄂温克族民间故事的美学形态	88
 第四章 鄂温克族民间歌谣的思想内蕴	92
一、鄂温克族民间歌谣的主要类别	92
二、人的生命历程与鄂温克族歌谣	94
三、鄂温克族民歌的伦理内涵	113

◀ 下 编 ▶

鄂温克族书面文学研究

第五章 乌热尔图小说：民间情怀与叙事智慧	129
一、乌热尔图小说的民族文化认同	130
二、乌热尔图小说的民间情怀	135
三、乌热尔图小说体现的民间文化形态	148
四、乌热尔图小说的叙事视点	156
五、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景物机制及其作用	163

六、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意象叙事	169
第六章 涂志勇小说：人物审美理想与写作策略	179
一、徜徉在历史与武侠之间——《剑海柔情》、 《索伦骠骑》的历史武侠化写作策略	179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海兰察的形象	187
三、涂志勇小说中体现的女性审美理想	193
四、涂志勇小说的隐喻性叙事方式	201
第七章 杜拉尔·梅小说：民族文化传统和叙事方式	208
一、杜拉尔·梅——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女作家	208
二、杜拉尔·梅小说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联	210
三、杜拉尔·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222
四、杜拉尔·梅小说中“疾病意象”的隐喻及其意义	226
五、杜拉尔·梅小说中“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	231
第八章 涂格敦·安娜小说：程式化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	238
一、爱情小说的“二美兼擅”原则与“青梅竹马”模式	240
二、小说体制程式化	244
三、通过民俗事象反映草原鄂温克人的生活状态	251
四、富有草原文化气息的语言风格	258
第九章 敖荣小说：文化意识的诗意抒写	261
一、敖蓉小说中的民族意识	263
二、敖荣小说中的家园意识	268
三、敖蓉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274
四、敖蓉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279



第十章 涂克冬·庆胜小说: 反思历史与叙事模式	282
一、《第五类人》的反思特征及独特的结构方式	283
二、《跨越世界末日》的叙事模式	290
三、《萨满的太阳》在历史的重述中表现鄂温克族文化	300
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14

绪 论

一、鄂温克族民族概况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分散生活在祖国的北部边疆，从事农业、游牧并以养驯鹿著称。人口少而分布广，多与蒙古、达斡尔、汉、鄂伦春等族交错杂居。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温克族人口为 30505 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布特哈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左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黑龙江省讷河县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俄罗斯的鄂温克人现在有 3 万多人，其中超过一半生活在埃文基自治区。2007 年，埃文基自治区并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另外，在蒙古国尤热河上游和布伊尔——奴尔湖附近也有部分鄂温克族人。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历史上异地而居的鄂温克族居民，曾分别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直到 1957 年底，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民族名称为鄂温克。1958 年 8



月1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南屯建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地属大兴安岭西侧缓坡，有富饶的草原，起伏的高山，纵横的江河，还有众多的野生动、植物。夏季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冬季白雪皑皑，千里冰封。这些地区物产丰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

鄂温克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据考古学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大多数认为他们的祖先从黄河流域起步，来到东北，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即青铜、石器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祖先一部分来到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一部分迁徙到今天的居住地。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洞穴中发现了具备鄂温克族体质特征的头盖骨，与头盖骨一起还发现了贝加尔湖地方特有的文化与装饰，符合鄂温克人的传说。传说中鄂温克人的祖先生活在勒拿河、“拉玛”湖（即贝加尔湖）。另一传说，他们的故乡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总之，鄂温克人生活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使用弓箭、扎枪，从事打猎和捕鱼。食物用火烧着吃，或把石头烧热，放入盛水的桦皮桶中煮肉吃。取火用两块石头打击出火星，用桦皮纤维引火。住桦树皮盖的“撮罗子”。当时正处在母权制氏族社会阶段。

到公元5世纪，在史籍《梁书》里，已经有了这个民族的先人“养鹿和养牛”的记载。在《新唐书》里，也有这个民族“以鹿牵车”的记载。

到公元7世纪，鄂温克族的祖先被称为“北室韦”、“钵室韦”、“鞠国”等。唐朝时称作“森林中的百姓”，已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与内地之间有了更加频繁的联系和往来。后来，他们向东发展，其中一支来到黑龙江中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一带。元代史籍中称鄂温克族人为“林中兀良哈”，记载其族人“衣兽皮”，“迁徙时用野牛载其物”。明代文献中记述的“乘鹿出入”的“北山野人”，一般认为即鄂温克与鄂伦春人的直接祖先。

明末清初，鄂温克族基本分为三大支系，过着大氏族的采集和游牧生活。一支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列拿河支流威吕和维提姆河的使鹿

鄂温克人；一支是贝加尔湖以东的赤塔河和石勒喀河一带的使马鄂温克人；第三支也是最主要的一支是索伦部的鄂温克人，居住在石勒喀河到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内的结雅河）和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在沙俄殖民者入侵黑龙江流域以前，上述各部的鄂温克居民都已归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大汗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以前，即已在鄂温克地区确立管辖制度，以后又日趋严密。清廷将鄂温克族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选拔了佐领等官，每年向清朝进贡貂皮。17世纪中叶后，沙皇俄国入侵我国北部边疆，居住在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右岸森林中的鄂温克和其他民族，纷纷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在清顺治和康熙年间，清朝将鄂温克族迁到大兴安岭嫩江各支流（甘河、诺敏河、阿伦河、济沁河、雅鲁河、讷莫尔河等）流域居住。并将他们编成阿尔拉、涂克敦、雅鲁、济沁和托新等5个“阿巴”（即围猎场），成为后来布特哈八旗的主要组成部分，直接归中央理藩院管辖。清代文献中的“索伦部”，广义包括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专指则是鄂温克族。此外，称为“索伦别部”的“喀穆尼堪”，也指鄂温克的一支。抗日战争时期，鄂温克族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并自动组织猎民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鄂温克族人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打击敌人，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鄂温克族使用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由于居住地域不同，在鄂温克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方言：即海拉尔、陈巴尔虎、敖鲁古雅等三个方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牧区学校通用蒙古语、蒙古文，农业区和山区通用汉语、汉文。

鄂温克族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口头文学、书面文学以及民间文艺，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反映了他们早期的狩猎文化和畜牧文化，展现了鄂温克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独有的民族心理。他们能歌善舞，民歌优美动听，风格独特，即景生情，即情填词，特别是牧歌和猎歌，表现了鄂温克族勇敢而质朴的性格。每逢年节或举行婚礼



时，多由妇女跳鄂温克舞蹈。“努给勒”舞步独特，刚健有力，节奏性强，以“跟靠步”和“跺步”为其舞蹈特点。鄂温克族人还喜欢刺绣艺术，主要有线绣和补绣两种，多用在服装、鞋面、枕头、荷包、手套和针线包上。雕刻艺术分骨刻、木刻和桦树皮刻三种。他们居住的山崖上有古老的岩画，还有皮毛画。鄂温克族喜在器皿上饰以多种花纹图案，并善于用桦皮作原料制成禽兽形状的儿童玩具。鄂温克族居民从青少年时即开展射击、跳高、跳远、撑竿跳、滑雪等运动。

鄂温克族具有独特的风俗习惯。鄂温克猎民多穿皮制衣裤。男子的皮衣分长袍（苏恩）和短袍（胡儒木）两种，多用狍、鹿、熊皮、兽筋缝制而成。女子的服饰多为长袍，可及脚面。袍服上绣有云朵、蝴蝶、花卉等图案。鄂温克人以乳、肉、面为主食，每日三餐均不能离开牛奶，不仅以鲜奶为饮料，也常把鲜奶加工成酸奶和干奶制品。普遍喜欢饮酒、吸烟。鄂温克族游猎时，多住在撮罗子里，鄂温克语为“西格勒柱”，即“仙人柱”，用三根长木杆，上端绑在一起，周围绑上小木杆，蒙上鹿皮或桦树皮。鄂温克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尚保有氏族外婚及姑舅表婚的特点，婚姻只能在不同氏族之间进行，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他们也与蒙古、鄂伦春、达斡尔等族通婚。定居前的婚俗，结婚这天，新郎到新娘家住，第二天回新郎家，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妻方居住”的遗风。婚姻的程序大致分为议婚、订婚、过礼、婚礼这四个阶段。在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中尚保有“逃婚”习俗，互恋的青年男女决定结婚日期后，女方乘黑夜逃至男方所搭的“撮罗子”里，由候在此处的老妇把姑娘八根小辫改梳成两根，即成为合法的婚姻。人去世后，以前曾行天葬（即风葬），后因受邻近兄弟民族的影响，多改为土葬。

鄂温克族多信萨满教，牧区的居民同时信喇嘛教。舍利神、阿隆神、熊神、乌麦神、火神等，都是鄂温克族人特别崇拜的神。鄂温克族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由神来主宰的。他们认为萨满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各氏族或大家族都有“萨满”，多由头人（酋长）担任，多为世袭。

萨满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景仰。

鄂温克族人不但勤劳、勇敢、纯朴、爽快，而且具有诚实的美德。在鄂温克族猎人和牧人中，不知道什么叫偷窃。鄂温克族讲究礼节，非常好客。年轻人见到长辈，要施礼问安和敬烟。最通常的礼节是屈膝、侧身、拱手作揖。家中来了客人被认为是喜事，牧区对客人敬以奶茶，猎区则以鹿或犴的胸口肉以及驯鹿奶待客。节日主要有祭敖包、春节和“米阔勒”节等。祭敖包时要宰牛、羊作祭品，祈求人畜平安。每次敖包会上还要举行赛马、摔跤等活动。春节称为“阿涅”，是鄂温克族重大的节日。除夕晚上祭拜神祖，初一清晨堆一雪堆，磕头敬酒给神拜年。“米阔勒”节是生产节日，每年夏历五月二十二日举行，这一天要给马烙印、剪鬃、除坏牙，给羊剪耳记号等，并举行宴会。

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桦皮占有一定的位置，可称为“桦皮文化”。他们打猎、捕鱼、挤奶用的制品很多都是用桦皮制作的。各种桦树皮制品，尤其是桦树皮容器，除了轻便实用外，还配有花纹图案装饰。一般妇女从七八岁开始学习世代相传的雕刻、压印、绘画、拼贴等手艺，逐步产生了钻研技艺的热情，对器皿用具进行美术创作。图样多源于生产、生活之中，有花草、树木、山峰、虫鱼、石崖等模仿自然构图，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1945年8月，鄂温克族获得新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1947年开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牧区、农区（包括靠山区）进行民主改革；在尚保留原始社会残余的游猎区，则大力扶助他们发展生产，通过合作化使之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1958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同年8月1日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还先后建立5个民族乡和一个民族索木（区）。培养出许多本族干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鄂温克族各项事业更是蒸蒸日上。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每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一



倍。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都有鄂温克族的子弟在深造，彻底改变了旧社会全民族基本上是文盲的原始落后状态。一支本民族的知识分子队伍正在成长，为本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鄂温克族文学概况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鄂温克族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鄂温克族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鄂温克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鄂温克族文学由口头文学、群众性文学创作活动和当代作家文学三大体系构成，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反映了鄂温克族的民族历史，地方风物，生活习俗、民族心理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了鄂温克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鄂温克族文学研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是深入了解鄂温克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学。所有民族的文学以各自特有的进程，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丰沛的历史长河。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助于学界深入了解中国各个民族文学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鄂温克族文学相对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学处于比较落后和欠发达的状态，所以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编纂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面，这都是经常被遗忘的“角落”。这种现状对于鄂温克族来说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体现中国文学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和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这里就鄂温克族文学构成的内容体系、发展脉络状作一简要分析。

鄂温克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深刻地

反映了鄂温克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深厚的文化蕴涵，显示出它独有的优长和特色。依据鄂温克族文学流传方式、现存类型，可以将其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种发展形态。

（一）鄂温克族口头文学

鄂温克族是一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因而其口头文学非常发达，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真实地记录了鄂温克族人民的历史足迹，充分地展现了鄂温克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鄂温克族民间文学巨大的数量、完整的体系、多方面的功能、思想艺术所达到的成就，决定了它在鄂温克族文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鄂温克族口头文学就现在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可以分为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和谜语等多种形式。

鄂温克族神话是鄂温克族文学样式之源。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按照思维的发展，鄂温克族同其他民族的古人一样，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和生存条件的需求，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神秘世界的认识，都是从同一个逻辑起点开始，都有过与其他古老民族相类似的文化原型。鄂温克族虽然没有神话传说的专集，但从搜集到的传说可以发现鄂温克族神话主要有四大类：一类是动物神话，其神话形象多是神格化或人格化的动物，像熊则与族源有关，还有描写动物报恩的神话如：老虎报恩等，一类是自然神话，表现了母系、父系氏族时期，直到奴隶制社会萌芽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的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观念，其中包括太阳神，风神，雷神，雨神，火神和氏族、民族的由来的解释。一类是萨满神话，神话与宗教关系密切，鄂温克族的宗教神是萨满，于是产生了许多相关神话，如关于萨满的来历，萨满过阴追魂，萨满的异能等。

鄂温克族传说是鄂温克族带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民间文学，是一项



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一部百科全书。具有现实性，幻想性，民族性的特点，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鄂温克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有关于氏族祖先来历的传说，如《我们的祖先从勒拿河来》、《英雄始祖的传说》、《狍头皮帽和箭环》、《雪羊和吉雅奇》等，有关于英雄莫日根的传说，莫日根是北方通古斯——满语族所共有的语词，是英雄的意思，《来墨尔根和巨人》、《哈尔迪莫日根》等是氏族英雄传说，《英雄沙晋的传说》、《海林察的传说》等是演说近代历史上的英雄传说；地方风物的传说，表现了鄂温克人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热爱，有地名传说，物产传说等，风物习惯传说中记录了萨满信仰，崇拜山神、火神、蛇神、祭祀敖包的民俗活动，具有重要的民俗价值，为后人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民间故事是鄂温克族民间文学中色彩斑斓的文学遗产，它以活的艺术语言记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凝聚着他们的智慧和才能，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从许多方面反映了鄂温克族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及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面貌，是劳动人民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心理素质等丰富精神世界的生动呈现，从而自然地形成了鄂温克族人民向大自然、向社会恶势力搏斗的巨幅生活画卷。鄂温克族民间故事大致可分为五类：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动物故事、寓言故事、笑话故事。虽然所表现主题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内容都是表现弱小善良的人虽遭重重磨难但最终能获得幸福，恶人、妖魔、坏人、最终没有好的结局。

鄂温克族歌谣是鄂温克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艺术形式来看，鄂温克族民歌有各种衬词、衬句、衬段或呼词，具有补充歌词之未尽之意，扩充音乐，丰富词曲感情和色彩，烘托气氛，聚合舞蹈动作等多种功用。此外，还与各地方言土语、风俗习惯紧密相关，反映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和与外族文化的交流，从而也具有各自的地区特色。在结构上，鄂温克族民歌大多是二四句段或四句以上对偶句多节歌，此外还有三五七等奇数句段。奇数句段往往是由对偶句附加一句或多句扩充而

成,根据内容和头韵(或韵脚)的位置。可将某些三句段看作是一个短句和长句,五句段看作是由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扩充对偶句构成,其余类推。从歌谣内容来看,主要有礼仪歌、历史传说歌、时政歌、劳动歌、生活歌、情歌、儿歌和摇篮歌等。鄂温克族歌谣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地域性并多与鄂温克人的居住地有关,有的带有浓郁的草原畜牧生活特色,有的带有山林驯养生活的特征,有的歌谣感情深沉炽烈,有的细腻婉约,有的九曲回肠,有的质朴粗犷。反映了鄂温克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和民族艺术情趣。

20世纪50年代以来,鄂温克族人民还创作了一些新民歌,这些民歌既有传统民歌风格的特点,又有崭新的内容,曲调也有相应的变化发展,但由于即兴编唱,唱过即逝,与传统民歌相比较而言,新民歌的流传、加工、定型时间要短得多。比较著名的有《歌儿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跟着党》、《鄂温克人之歌》、《我的家乡》、《红花开满山》等。这些作品从传统民歌、民间歌舞中汲取养料,抒发了鄂温克人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鄂温克族谚语是鄂温克族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是鄂温克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作品形式短小,言简意赅,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教育意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劳动谚语,反映民族劳动生活,总结生产经验,例如“上山拜山神,下河拜河神”、“没有牧犬,就像没有眼睛和耳朵”、“清明要是降雪,春天必有大雪”、“早晨来的姑爷不住丈人家,早晨下的雨不过夜”等;一类为生活谚语,主要反映民族社会生活,总结生活经验,体现民族品德,是非标准,如“衣服有领,一家有长”、“年长的人教授知识,年轻的人出力气”、“召唤自己孩子用鞭子,召唤别人的孩子用糖果”、“用糖喂大的孩子将来吃苦,用鞭子管大的孩子将来享福”、“白桦树再高,也触不到蓝天。心眼再聪明的人,也看不透没有走过的路”等。气象,物候等自然谚语包括在劳动谚语中;道德谚语大多包括在生活谚语中,少数包



括在劳动谚语中；各类谚语都含有一定的熟语和谚歌。鄂温克族谚语的句式结构多为两句，少数为四句式或奇句式，常用比喻、夸张、对比、对偶等艺术表现手法。

鄂温克族谜语是深受鄂温克族喜爱的文学样式，各地鄂温克族对谜语称谓略有不同，鄂温克自治旗，阿荣旗等地称“陶勒”，猜谜语叫“陶勒达齐仁”；敖鲁古雅地区鄂温克人称谜语“讷讷利”，猜谜语称“讷讷俩克”；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鄂温克人称谜语为“讷讷乌克勒”或“塔吉乌卡勒”。鄂温克族谜语的内容有关于自然现象、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也有生产生活用具、人体器官、动植物以及风俗信仰等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问答歌或谜歌等。各类谜语中，有的以物谜为主，如以生产生活用具为谜的：一个人长的怪，前后都有一张脸——马鞍；四个兄弟，抢一块手巾——饭桌；有用人体器官为谜：一丛草没节子——头发；草做的门，开合不出声——眼睫毛；有用动植物为谜：四季身下有雪的动物——灰鼠；白羊羔，绿尾巴——山葱；有的以事谜为主，多以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风俗信仰等人们的行为和某些自然现象为谜底，如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白天穿在身，黑天盖身上——皮袄；木头腿子，泥身子，草帽子——草房；桦木一响，金驹白鹤就跟着叫——萨满鼓和鼓槌子等。鄂温克谜语多运用隐喻、暗示、诡词、描写和连缀搭配等艺术手法，语言大多采用韵文形式，句式对称，有的可以吟诵，有的可以歌唱。能歌唱的谜语类似歌谣、舞词中的问答或短谣、短歌，如问：“四个红是什么？”答：“疤癩眼眼边红，雨天天边红，有福人脸红，疯狗眼睛红”。称其为谜语，但答句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谜底，可称其为谜歌。

（二）鄂温克族书面文学

鄂温克族没有文字，他们的书面文学主要是用汉文和蒙文以及其他